

哲学史

16 斯多葛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让我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希腊化哲学上来吧。上次我们讨论了伊壁鸠鲁主义，就享乐主义伦理而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昔勒尼学派。后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加入，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伊壁鸠鲁哲学。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摒弃了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科学方法，伊壁鸠鲁哲学在近代迎来了复兴，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科学革命最终只剩下物质、质料因、动力因和自然力，而这正是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吸引力所在，因为它与德谟克利特的理念非常契合。因此，伊壁鸠鲁主义将在后文中有所体现。斯多葛主义、希腊化时期的怀疑论以及新柏拉图主义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事实上，这四大哲学流派正是希腊化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它们对后世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现阶段了解它们的本质至关重要。上次我谈到斯多葛主义的起源，其伦理的出发点在于古代犬儒学派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对外部事物、外部舒适和外部烦恼的超脱。

为了回归自然，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我认为，其中两个关键主题被斯多葛主义继承下来，那就是：一是超脱于外部环境。超脱于外部环境。

其次，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和谐相处。其结果是，在斯多葛伦理学中，他们所追求的主要美德，他们所追求的善，被称为“无情”（*apatheia*）。

没错，*apathetic*（冷漠）这个词就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注意它所表达的漠不关心。*apatheia*（冷漠症）。

“*Apatheia*”一词，字面意思是“不受激情影响”，即没有情绪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脱是指情感上与外部环境保持距离。

据说，后来成为斯多葛派哲学家之一的罗马奴隶爱比克泰德，有一次被他的奴隶主虐待，奴隶主狠狠地扭他的腿，他抱怨道：“你会弄断我的腿的。”结果奴隶主真的弄断了他的腿。之后，爱比克泰德似乎一瘸一拐地度过了余生。

超脱于这种身体状态之外。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都说明了这一点。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坐在牙医椅上，看着牙医做着他们喜欢做的那些虐待狂式的事情。

当他把我的嘴塞满他的装备后，他问我教什么。我一边咕哝着一边告诉他，他又加了点料，等我有了合适的神经反应后，他问：“我想知道斯多葛派现在会怎么说。”你看，这就是所谓的超脱。

我当时没法告诉他我不是斯多葛主义者。我可以解释原因。好吧，说说斯多葛主义的态度吧。

但这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抽离。因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善，即冷漠，可以通过理性地控制激情来实现。通过理性地控制激情。

现在，我们将经常听到这个主题。某种程度上，柏拉图就预示了这一点，他认为理智最终必须控制欲望。但到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这样的现代思想家，你会发现这个主题再次出现，大意是情感、激情是一种混乱的观念。

当理智能够清晰明了地理解事情的真相时，这种清晰的思维就能驱散一切情绪。理性凭借其清晰的理解力，驾驭激情。

我认为，这显然源于斯多葛学派。因为斯多葛学派并非对问题视而不见，而是直面痛苦。

他们将特殊境遇视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法则的逻辑组成部分、理性组成部分和可理解组成部分。如果你所遭遇的逆境是自然法则运作的结果，那么归根结底，你又能如何应对呢？看清这一点，你就能坦然接受。

要理性地超脱于它之外。并且在未来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与自然和自然法则和谐共处。你看。

因此，冷漠的概念与使生活与自然秩序、与自然法则和谐共处的理念紧密相连。由此可见，不仅情绪波动，道德上的罪恶，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与自然法则的不和谐。

道德上的罪恶源于我们的非理性冲动，例如追求享乐和贪婪。

焦虑。恐惧。你看，在这些冲动的驱使下，我们面对现实时往往会做出违背本性的行为。

你看，这句话“违背自然”与“顺应自然”形成对比。违背自然反而与顺应自然相符。而道德上的邪恶正是违背自然的。

违背自然之罪。反自然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多葛主义的修行方式几乎就像一种宗教。

“自然”一词大致等同于“上帝”一词。但这里指的是非人格化的上帝。这其中涉及一种泛神论。

一种泛神论。由此，我们开始探讨自然本身的哲学问题。自然是一体的。

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在赫拉克利特的影响下，它是一个具有两个方面的整体。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它。

事实上，“自然”和“上帝”这两个词似乎都指向这两种方向。因为如果我们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惰性的物质基底，那就意味着某种被动的东西。某种秩序井然却不创造秩序的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谈论上帝，那就意味着某种积极主动的存在。祂并非被动地接受作用，而是主动地支配和安排自然界的秩序。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两个方面。

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主动的那个当然是理性的。被动的那个则仅仅是物质性的。

物质存在是有秩序的。而现在，焦点在于神，在于自然界的主动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逻各斯（Logos）。

所以我称之为逻各斯哲学，一种关于自然的逻各斯哲学。也就是说，主导力量是这种宇宙理性。

阿那克萨戈拉称之为努斯（nous），即心灵。赫拉克利特称之为逻各斯（Logos）。斯多葛学派有时将其称为上帝或天意。

与此同时，自然界的物质过程涉及四大元素，它们之间既有秩序的循环，也有烈焰的燃烧。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宇宙观。因此，自然界及其有序的过程，构成了一种决定论式的体系。

因此，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果力量。这些因果力量有序、统一、有规律且可理解。正如其他希腊人所言，人性亦是如此，我们在人类身上再次发现了自然界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是身体和灵魂。一个是被动的，另一个是主动的。而灵魂则被称为逻各斯（Logos）。

是的，它实际上是逻各斯的种子。他们用“逻各斯种子”（Logos spermaticos）这个词来形容它。一种具有萌芽意义的逻各斯。

它是生物的灵魂。它遍布全身，赋予身体有序的活动和运动。因此，这神圣逻各斯的种子，即人类的灵魂，通过八种途径发挥作用。

五种感官。我们的生殖能力。我们的思维能力。

还有我们的言语。五官，加上性、思想和言语。所有这些都是由那根本的逻各斯所赋予的生命活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斯多葛学派认为灵魂，也就是生命力，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不是非物质的，而是物质的。考虑到他们将自然等同于上帝，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将自然界视为由四大元素构成。也就是说，如果宇宙逻各斯是自然界的整体，而自然界的整体又由四大元素构成，那么你就会明白。如果人类灵魂是宇宙逻各斯的种子，那么它也必然由元素构成。

它也将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在繁衍过程中——这是逻各斯（Logos）的活动之一——灵魂和肉体会一同被繁衍。这就是后来神学中所谓的“传承论”（Traducianism）。

灵魂随肉体从父亲传给子女的说法。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后代以微缩的形式蕴藏在父亲的精子中。这些微缩的后代既包含肉体也包含灵魂，当它们被安置在温暖的环境中时，便会成长为孩童和成年人。

在生物学中，这被称为动物论。动物论曾一度受到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成为遗传学的一种观点，并在随后的18世纪和18世纪后期随着生物学的兴起而再次出现，直到现代遗传学的逐步发展才逐渐被取代。然而，这种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为一些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提供了一种解释人类灵魂起源的方法。

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教父特土良——我认为他发表的反哲学言论比其他大多数教父加起来还要多——在许多方面都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灵魂及其传承的观点——即传承论——方面，正是他采纳了这一观点，并因此将其传播到后来的神学中。有趣的是，尽管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生物学基础，但你仍然可以在一些神学文献中找到它。

既然灵魂是物质的，那么它就以这种方式传承下去。早期的斯多葛学派至少认为，灵魂会在死亡之后与世界灵魂，即宇宙逻各斯重新结合，从而得以存续。好的，我想在这个逻各斯哲学的总体背景下，还有一点需要探讨，那就是逻各斯学说对认识论，也就是人类知识的影响。正如你从斯多葛学派的唯物主义中可以了解到的，他们拒绝任何非物质的超越形式的概念，也拒绝任何柏拉图式或亚里士多德式的理念。

世间万物皆由大小不一、性质各异的个体构成。一切都源于个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此，就人类知识而言，知识来源于我们对个体的印象，即感官印象。

因此，自然界有序的因果过程会在意识中留下这些印象。这些印象会印刻在什么上面呢？印刻在意识本身，而意识，撇开这些印象不谈，就是他们所说的“白板”（tabula rasa），就像一块空白的蜡板，印章在上面留下印记；或者一张空白的纸，记号笔在上面留下印记。所以，人的心灵在出生时是一片空白的。

请注意，这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柏拉图认为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知识。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不同，亚里士多德谈到的是潜在的智力。智力并非空白，而是充满潜能。

你看，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我们是感官印象的被动接受者，就像一张白纸。我们从这些感官印象中发展出自己的观念，因此，印象引导着观念的发展。

由此便产生了一种表象知识理论。也就是说，心灵和意识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从而形成印象，这些印象又会发展成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对产生印象的外部对象的表象。

如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再次兴起，并成为17、18世纪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哲学界的标准知识论。在引言部分，你可能已经接触过笛卡尔的理论，他认为存在着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代表着我们之外的事物。而在约翰·洛克的理论中，经验观念则代表着我们之外的事物。

笛卡尔和洛克都非常明确地指出，直接客体，也就是意识的直接对象，并非外在对象，也非物质事物。你所意识到的，是你头脑中的，是你观念中的。明白吗？是你观念。

还有感官印象。这就是你所意识到的。这立刻引出了18世纪认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我所知的仅仅是我的观念，我又如何知道世间存在与这些观念相似的事物？我们如何知道物质存在？我们如何知道其他心灵存在？我们如何知道上帝存在？如果我们直接感知到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观念，那么，这类问题就隐含在斯多葛学派的认识论之中。正是这个问题促使他们去探寻真理的标准。

为了确保这些想法确实是正确的表达，他们制定了一条标准：这些想法必须清晰明确。这是一种直观的检验方法。

那些清晰明了、毋庸置疑的想法，是令人无法抗拒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认定为真理的想法。

令人无法抗拒的想法。哦，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假思索就能立刻看出它清晰明了。而是经过反思和审视后，我们才意识到，是的，这确实是我对它的清晰而明确的理解。

这就是真理的标志。嗯，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对你之前可能了解到的笛卡尔思想的预示，那确实如此。这种清晰明了的语言，正是笛卡尔的语言。

所以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石头时代。好的，我们现在有了根源、伦理和自然哲学。接下来，我想看看考夫曼的著作选集。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我们选取的这三部作品中，有两部——芝诺和克莱安提斯——的开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67年。芝诺和克莱安提斯代表了公元前2世纪希腊斯多葛主义的早期阶段。

后来，爱比克泰德也加入了罗马怀疑论的行列。罗马怀疑论者的特点是，他们，或者说罗马哲学整体上，发展出了一种比许多希腊人更具世界主义视野的观念。因此，他们将世界秩序的概念扩展到包括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

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有些人喜欢把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视为罗马世界。而罗马法正是这种逻各斯秩序的体现。但那是后期的罗马斯多葛主义，它比犬儒学派和一些早期的斯多葛学派更具人道主义精神，也更少反主流文化，更少反建制。

好的，芝诺，第467页。注意其中关于自然法则的主题。斯多葛学派认为，动物的第一反应是自我保护，因为自然赋予了它们这种本能。

动物身上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法则。仅仅过了几行，我们就意识到，自然不太可能让生物与自身疏离。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在创造动物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与自身亲密无间的关系，仿佛自然自有其道。

当然，的确如此。这是逻辑的本质，你看。下一段将阐述一些人的观点，即快乐是动物的第一冲动。

斯多葛学派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快乐是一种副产品，只有在自然界找到维持生存的手段之后才会出现。换句话说，一旦实现了自我保护，你才能追求快乐。

因此，在第二列的中间部分，就动物而言，加入了冲动这一因素，使得它们无法主动寻找合适的食物。斯多葛学派认为，对它们来说，自然法则就是顺从冲

动的指引。但是，当理性作为一种更完善的引导被赋予我们称之为理性的生物时，对它们而言，遵循理性的生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自然的生活。

理性凌驾于冲动之上。译文如此说道，这是科学的解释。是的，凭借其知识。

以知识塑造冲动。理性支配情感、激情和冲动。下一页上方解释了为什么芝诺第一个将顺应自然的生活（即德行高尚的生活）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克莱安提斯认为，过着有德行的生活等同于顺应自然规律而生活，即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在文章末尾的一小段中，提到了我们生活应当遵循的自然规律，克律西波斯也持此观点。因此，芝诺、克莱安提斯和克律西波斯是三位主要的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克律西波斯既理解普遍的自然规律，也更深刻地理解人的本性。

你注意到那段的最后一行，没有提及个人的本性。是的，因为个人的本性可能会被激情等等因素扭曲。他认为，美德是一种和谐的性情，本身就值得选择，本质上是好的，并非出于对任何外在动机的希望或恐惧，而是对外部因素漠不关心。

因此，这种伦理观将完全是义务论的，它关注的是我应该做什么，自然法要求什么，我的义务是什么，而不是关注外部世界带来的预期结果。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探讨这种伦理观。第二栏顶部指出，当一个理性的人堕落时，往往是由于外部追求的欺骗性，有时也受到同伴的影响。

自然的起源从来都不是反常的。当然，你的室友可能很反常，周五晚上的那些消遣也可能很反常，但自然秩序本身并非如此。在下一页，就在正中间，请注意这些文字。

快乐是一种获得看似值得选择的事物时产生的非理性欣喜。没错，表象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快乐或许看起来值得选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只是一种附加好处，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所以，就在下一栏的对面，他们说，智者是冷漠无情的（apatheia），因为他不易陷入这种弱点。他们还补充说，在另一种意义上，“apatheia”一词也用来形容恶人，意味着他冷酷无情、毫不留情。

那是一种错误的冷漠，是麻木不仁。我觉得，伦理学那部分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接下来是470页关于物理学的章节，涉及自然。

同样，请注意第470页的最后一段。宇宙中存在两种原则：主动原则和被动原则。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吗？被动原则就是物质，也就是实体。

主动者即理性，即上帝。祂是永恒的，是遍及整个物质世界万物的创造者。然后，在第471页第一列的中间部分，上帝与理性、绳索、拉加斯（以及其他许多名称）是同一的。

起初，祂独自存在，祂将万物通过空气转化为水等等。上帝，祂是宇宙的本源，正如你的灵魂之于你，祂是宇宙的种子，是为你和你的人生制定的理性计划。上帝之于宇宙的未来，正如祂之于秩序。

所以，作为宇宙起源的上帝，以种子发芽的比喻，留在水分之中，如同一个媒介，调整物质以适应自身，为下一个创造阶段做准备。你看，这里用种子发芽来比喻，非常生动形象。

一周前，我播撒了一些草籽，现在正保持土壤湿润。午饭时分，我注意到湿润的泥土里冒出了第一缕绿草。你看，斯多葛学派正是用这种比喻来阐释种子萌发、结出果实的。

上帝是种子，是未来一切的先导。你的灵魂亦是如此。然后在第471页第二栏的最后一段，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理性和天意所安排的。

正如理性渗透于万物之中，灵魂亦是如此。二者在不同部位的程度有所差异。整个世界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有理性的整体。

在第473页，也就是第473页的末尾，继续阐述上帝的本质是整个世界，即诸天。等等。而第476页，也就是第一个完整的段落，则论述了灵魂的八个部分。

然后，第476页第一栏的最后一行开始阐述传承论。他们把精液定义为能够像父母一样产生后代的东西。父母在湿润的载体中排出的人类精液，会与灵魂的某些部分以与父母自身相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所以，孩子，无论身心灵，都源自父母。嗯，这很清楚地体现了逻各斯（Logos）的自然哲学。现在，还有一点。

我想看看下面这首克莱安提斯的宙斯颂歌。我确信，这首颂歌的译者一定熟悉《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或许也熟悉英国圣公会的《公祷书》。因为它的译文运用了一些经典西方基督教的语言风格。

但正是这种翻译帮助你理解为什么斯多葛主义至少在最初对基督教思想有吸引力。明白了吗？现在，它听起来像一首赞美诗。它就叫赞美诗。

至高荣耀的上帝，拥有无数尊名，自然界的伟大君王，亘古不变，全能者，以你公正的旨意掌控万物。瞧，这简直可以写进某首基督教赞美诗里。赞美宙斯！万物皆应向你致敬。

他说，宙斯是人们使用的名字之一。我们是你的孩子，唯有我们，这世间所有生命中唯一的孩子。我们是你的孩子。

在大地宽广的道路上来回穿梭，承载着你的形象。是的，逻各斯·比尔马提库斯就是世界逻各斯的形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承载着你的形象。

那是什么形象？理性。是的，部分得益于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早期希腊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的形象就是如此：理性。

我要用赞美的歌声，彰显你的大能。看哪，环绕地球运转的苍穹，也追随你的指引，永远向你献上欢欣的敬拜。

你那不可征服的手，如此炽热的使者，那发酵的火种，挥舞着双刃剑，其不朽的力量贯穿自然万物。如今，这普世之道的载体，流淌于万物之中，它就在那里，无所不在的逻各斯，在大小星辰的璀璨光芒中，天地合一，万王之王，永恒不息，上帝，你的旨意创造了陆地或海洋中的空气，以及高天中的浩瀚无垠，除了罪人所行的迷惑，不要为此责怪上帝。不，你懂得如何使弯曲变直，使混沌归于秩序，在你眼中，不被爱的也变得可爱，你使恶与善和谐一致，使万物永恒地只有一个道，一个逻各斯，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一个词，其声音令恶人悲叹不已，他们渴望良善，却永不满足，这就是激情所在，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上帝的普世法则，这法则 那些受理性指引而敬畏的人，幸福，何时才能到来？其余的人，不讲道理，堕入形形色色的罪恶，自作自受。为了虚名，他们沉溺于激情，徒劳地在名利榜上争斗；另一些人则沉溺于其他激情，过度追求财富，或放纵肉体的欢愉。他们时而在此，时而彼，徒劳地徘徊，永远寻求善，却总是遭遇恶。慷慨的宙斯，你被黑暗笼罩，你的闪电划破雷云，请拯救你的孩子们，使他们免受谬误的致命诱惑。免受谬误的致命诱惑，我想这应该被铭记。远离谬误的致命诱惑，请驱散他们灵魂中的黑暗。这两者应该颠倒过来，不是吗？驱散谬误的致命诱惑，驱散他们灵魂中的黑暗，你将保佑他们获得知识，因为你因知识而强大，得以统治，逻各斯，万物皆按正义运行，因此我们将以你为荣耀，以凡人应有的歌声不断赞美你的作为，即使是神明，也无比敬拜宇宙法则，宇宙逻各斯，直到永远。好了，这就是斯多葛主义。

反应？你明白它的吸引力所在吗？想想希腊化时期。那是一个古代世界文化和政治剧变的时代。希腊城邦让位于亚历山大的帝国，而亚历山大的帝国在他死后像苏联一样分崩离析，最终被罗马帝国所征服。

因此，历史的忠诚和根基变得混乱不堪，罗马公民权得以扩展，但历史根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其他的，都逐渐消解。这简直是一场巨大的混乱。那么，在

希腊化时代，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呢？摆脱精神上的烦恼和身体上的痛苦？摆脱对生活外在事物的过度关注和投入？这就是其哲学上的论证。

一种救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什么问题吗？嗯。我想，这一点会很明显的。

未必现在就能看到，有些方面现在就能看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史本身就蕴含着对过往思想的批判。换句话说，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既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也摒弃了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因此，当我们追溯这一发展历程时，就会看到这种批判的形成。

这与其说是逃避痛苦，不如说是无视痛苦与快乐的问题。个人利益被排除在外，不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快乐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它可能是个骗子，一个诱惑者。为什么我们总是用女性化的方式来表达呢？我猜政治正确会紧追不舍吧。好吧，就说诱惑者吧。

不，并非如此……嗯，等等，疼痛，是的。只要有疼痛，就说明存在某种不和谐。但如果这并非由于我们一时冲动做了什么蠢事造成的，比如暴饮暴食，那么如果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就忽略它吧。

斯多葛主义的态度。斯多葛主义者现在会怎么说？牙医的问题。您是指其潜在的形而上学是什么吗？逻各斯学说。

他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你看，有什么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呢？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你明白吗？

人的思维没有固有的结构。我现在明白了。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人的思维没有内在的结构，使我们能够自动地按照某些类别进行思考。

记住这十个类别。你看。不，并没有那种预先安排好的容量。

现在，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最初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基于经验的。你看，这是基于收集经验、感知、发展经验性想法以及发现相似之处而进行的经验概括。

你看，这就是概括，也就是从概括中推断。没错。

自然法则。它们是什么？嗯，其中用到了“力”这个词。力。

这听起来像是后来的机械论科学。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只是规律性和一致性。

秩序。你看。所以，这是我们概括和通过概括看到整体秩序的能力。

我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秩序，而我目前的困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为此如此沮丧呢？你看，我为什么要把它当成针对我个人的攻击呢？等等。

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谈基督徒的回应，我们之后还会更多地谈到这一点。我认为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我正在找那页笔记。找到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基督徒对斯多葛学派的伦理观印象深刻。我还没给你们读过爱比克泰德的那段文字，你们自己去看看。

就是这类东西。还有芝诺的伦理学部分。正是这类东西给早期基督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在他的某些著作中引用、提及并赞扬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些道德说教。明白吗？我说的是他们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不是这些说教背后的理论。

其次，这种方式，或者说这种谈论神圣逻各斯的方式，被广泛接受。他们将这种说法与约翰福音的序言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是自然界的逻各斯。

约翰的道是自然的道，是创造的道。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一切被造之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太初有道。

道就是上帝。所以他们就建立了这种联系。然后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发展基督教的道论教义，我们稍后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

事情的发展有很多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特土良接受了斯多葛学派的灵魂观。有趣的是（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他之所以被斯多葛主义吸引，是因为他受到了诺斯替主义的影响。

如你所知，古代诺斯替主义（GNOST）是一种二元论。物质是邪恶的根源，理性、心灵是善的根源。

你看，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是，理性，也就是心灵，是好的。但是理性，也就是心灵，是物质的。所以，由理性支配的物质也是好的。

所以，为了反驳诺斯替主义，特土良的做法是接受斯多葛派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如果物质的心灵或灵魂可以是善的，那么其他物质也可以是善的。而

且，在创世之初，上帝也说过它是善的，不是吗？这样就避免了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

确实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其中就存在其他问题。在这方面，特土良的观点属于少数派。

大多数早期基督教思想家（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在回应诺斯替主义时，更倾向于柏拉图式的观点。但这种柏拉图式的观点将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教义引入了柏拉图主义。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几天后会讨论中期柏拉图主义。

中柏拉图主义融合了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教义、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部分思想。亚历山大基督教学派将其作为神学和护教学的总体哲学框架，并最终发展成为新柏拉图主义。

所以，这些基督徒的回应显而易见。现在，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最后一点是，保罗第二次传教到雅典时，曾在战神山上与一些希腊哲学家会面，并被告知这些人中至少有一些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信徒。现在，结合你们对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了解，请听听保罗是怎么说的。

好吗？雅典的各位，我看得出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虔诚。嗯，斯多葛主义，没错。詹姆斯国王把“宗教”翻译成“迷信”，这显然是在迎合伊壁鸠鲁学派，因为他们反对一切迷信。

还记得吗？他们想要一种务实的物质主义，以此摆脱迷信信仰带来的种种恐惧。但他的出场本身就意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与他们产生共鸣。当我走过并观察你们的崇拜对象时，我发现了一座祭坛，上面刻着献给未知之神的铭文。

任何想要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位未知的神的人，显然都会对知识抱有某种坚定的看法，就像斯多葛学派那样。无知是问题的根源。未知的神。

因此，你们所崇拜的，我却向你们宣告：创造世界万物、主宰天地万物的上帝，任何斯多葛学派都会认同这一点，祂并不居住在人为建造的神龛中，伊壁鸠鲁学派对宗教迷信的摒弃也对此深表赞同；祂也不需要人手侍奉，仿佛祂需要什么似的，因为祂赐予世人生命、气息和一切。生命和气息，那就是拉各斯。

还有一切。所以他同时演奏两套乐曲。而且他也不是由人手服侍的，我们来看看，他创造了地球上所有民族的人类。

就是它。就是它。拉各斯。

罗马时代，所有民族都因拉各斯一人而谈论世界公民身份。他们划定了各自的居住期限和范围，构建了有序的创作，使他们寻求上帝，希望能够找到他。他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你们的先知所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普林尼的《宙斯颂》。我引用的是斯多葛派诗人克莱安提斯的《宙斯颂》。

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后裔，就不应该认为神像金银石器一样，是人类艺术和想象的产物。而伊壁鸠鲁学派却对此大加赞赏。上帝宽恕了愚昧的时代，但如今他命令世人悔改，因为他已定下审判世界的日子。

你知道，斯多葛学派对即将到来的毁灭循环有所预感，他曾使人死而复生，以此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当人们听到死人复活的说法时，他们却选择了放弃。哪个希腊人想要复活的肉身呢？斯多葛学派奉行一种超脱的态度。而伊壁鸠鲁学派则想要彻底摒弃来世的概念。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保罗显然对斯多葛学派有所了解。为什么？塔尔苏斯城是斯多葛哲学的中心之一，也是公元一世纪的主要中心之一。

显然，扫罗成长于一个让他接触到斯多葛主义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城镇里长大。那么，这种接触对他究竟有何益处呢？新约作者或注释家对扫罗在战神山上的那篇讲道有几种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他离开雅典前往哥林多后，便开始直面现实，决心只了解耶稣基督及其钉十字架的教义，不再与知识分子交流。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他有两个不同的听众群体。一个是雅典的知识分子。

他爬上了火星山，那可真是一段不小的路程。他知道到了那里会看到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去他的妓院。

教会也受到当地道德风气的影响。所以，受众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但至少，保罗的回应非常直白，也很有洞察力。

显然，他的策略是认同他在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中看到的真理碎片，但要将它们重新置于不同的语境中，使之回归其真正的本质。而这正是后来殉道者查士丁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所要阐述的观点。

当他们告诉我们，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无论它来自何处。而基督徒的任务就是重新收集这些碎片，并将它们恢复到它们原本所属的整体之中。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这一概念的由来，正是在这个语境下产生的。